

烛窗心影

渐行渐远的德令哈

胡晓明

入住德令哈，不是因为海子的召唤，而仅仅是我旅行中的一个普通落脚点，是进入祁连山的最后一个驿站。

自西宁出发，我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西北汉子，不再修饰自己，德令哈这个城市很契合我的形象：彪悍、萧瑟，贫瘠的戈壁以及破烂的市容，白杨树贯穿了整个德令哈。

饭后和朋友去江边溜达，宽阔的巴音河在灯光的映照下，却让我眼前一亮，这绚丽的夜景倏然让我想起了德令哈这个城市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遇见过，赶紧百度一下，恍然大悟，原来最早出现在我记忆里是因为曾经读过海子的诗，那首《今夜我在德令哈》。记得初读这首诗的时候，曾感慨海子的才华，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诗，让我如痴如醉，让我欲望不能！

海子固然是不幸的，二十五岁就草草了结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海子也是幸运的，他诞生在诗歌的黄金时代，他的每首诗都引起巨大的轰动，他的同时代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舒婷、北岛、杨炼、顾城、余秀华等等，他们的朦胧诗如日月星辰，熠熠生辉，令我等一众文学青年顶礼膜拜，心向往之。在我生活的这座秀美的江南小城，各种诗社也横空出世，那时是朦胧诗的全盛时期，海子是我们大家的偶像。

所谓偶像，海子也只不过比我大了两三岁而已，记得《今夜我在德令哈》问世的时候我才过二十岁生日，情窦初开，那时向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意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写信，而写信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一些偶像诗人的诗句来表达，既含蓄又优雅，还不失时尚，譬如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时间的玫瑰》、顾城的《一代人》，而海子的《今夜我在德令哈》里那句：今夜我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句诗，则为我最终抱得美人归助了一臂之力！

海子卧轨自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和心爱的姑娘在北京出差旅游，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已经忘记当时的心情了，反正很糟糕，只觉得天才就是天才，连结束生命的方式也是与众不同，但二十五岁未免太年轻了一点吧，你的所有的诗句就这样都成为了绝唱，这是我唯一所不能接受的。偶像的离去，一开始并没有削弱我们对诗歌的热爱，小城市里的各种诗社仍然如火如荼地在创作在朗诵，我也时不时地写几首小诗送给心爱的恋人，生活一如既往的甜蜜，一如既往的无忧无虑，生活中只要有诗有爱情，月薪一百多块的我照样活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笑容每天挂在脸上。

海子的死却在诗坛刮起了连锁反应：同为北大诗坛双子星的戈麦在1991年自缚石头沉于未名湖，浙江诗人方向1990年服毒自尽，以及顾城在1993年手刃妻子（也是诗人）后悬梁自杀，把我们这些诗歌爱好者看懵了——诗人本来应该是这个蓝天上最懂浪漫、最热爱生命的那群人，却一个个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这些人应该是时代的宠儿、命运的弄潮儿，是神一般的存在，怎么这样草菅人命，怎么不珍惜这花花世界？这些极端的行为，对于我们这些崇拜者来说，不啻于一次直击灵魂的拷问：这些人真的值得我们去崇拜吗？诗人存立于世界的社会作用是什么？他们为人类为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培根说过，诗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振奋人的精神。海子的诗确实振奋了我，让我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期许和向往，我从内心真的崇拜他，也感谢他，诚如他的一句经典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时至今日，年近花甲，我依然对这个美丽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很大一部分是海子赋予我的力量和感悟。

而你，而你们却径自走了，走得那么坦然，那么决绝，那么义无反顾！那些华丽的诗句，终究被你自己所背叛，所蹂躏，所践踏，或许你们这些所谓的天才已经看透了世界的本质，或许你们这些所谓的天才不耻于和我们这些庸俗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而去了另一个高贵的星球，那里只有美丽的诗歌、音乐与爱情，没有杀戮，没有贫穷与傲慢！

进入二十一世纪，朦胧诗的鼎盛期已结束，我们这帮拥趸者也都要妻生子，生活归于柴米油盐，诗社也改成了商务洽谈室，三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我们也大都早生华发，掐指一算，海子也六十多了。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岁月，让人唏嘘不已，那些能让人倒背如流的经典诗句，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抛至九霄云外去了，以至于到了德令哈，只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不问道娘，我是断不会想起海子了。

次日一早，便收拾行囊，朋友问：你是海子的粉丝，要不要去看看海子诗歌的存放地？导航显示也不远，我果断地拒绝了，我们的目的地是巍峨的祁连山、广袤的柴达木盆地，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河西四郡，这是一片被汉武帝大帝彻底收复的土地。朋友笑曰：看来你是海子的伪粉丝。我莞尔一笑：我现在是霍去病的粉丝！

朋友哈哈大笑，随即登车离去。德令哈，在我的后视镜里，渐行渐远。

书人故事

“我始终在睁着眼睛，寻找幸福”

——读马信阳回忆录《我和我的创业》

吴铁侠

虽然这是本家族创业回忆录，但有许多篇章我愿意当做文学来读，尤其是作者追忆凉棚厦和五灶江的篇章。“我始终在睁着眼睛，寻找幸福。”他平实的叙述中，饱含着深情，虽然不是纯文学，我愿意叫它“泛文学”。

文学有一个流派叫江河文学，似乎文学离不开河流。马氏和五灶江也给我们展开了江南水乡特别是三北水乡特有的人情风土。作者本来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参加过慈溪县文化馆举办的文学创作班，只是后来弃文从商了，但他骨子里完完全全是一个读书人。虽然他的读书经历充满了坎坷（现在看来是传奇），仅初小毕业就失学，为上高小奔波于省城，侥幸回乡入学。为上高中，辗转绍兴，而最终无缘升大学。这颗读书种子有过抗争呐喊，但终究没有沉沦。他开始学做农活，他代课，他跑供销，走南闯北，终于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家，一个老板。“但他还怀揣着文学的梦想，终于在年近退休的时候，花了一年有余的时间写下了这部书。这是一本扎扎实实的书，又是一本感天动地泣鬼神的书。马信阳他伏案哭着

写，我们今天含着泪读。虽然与马信阳先生怪吝一面，但我完全触摸到了他一颗诚挚的心，也感受到了他决不贫乏的文学素养，这是一个有情有义又有境界的人。

有人说慈溪是暴发户的天下，好像慈溪没什么文化积淀，这似乎成了一个口头禅。错！从太阳公司马信阳的书中，从方太集团的企业形象，从中立秘色瓷研究所，你完全可以找到三北慈溪人的文化积淀。也完全可以从中马家五代人的字辈“仁义礼智信”里找到慈溪民营企业深层次的精神内核，还有他们一代代人不怕失败不怕委屈创业奋斗的坚忍。这也正是马家数代人的普世价值观。

“对我来说，我的童年，伴随的是凉棚厦和五灶江。”既然是回忆录，童年的回忆是最让人不可忘怀也是最动人的一部分，在马信阳的笔下也是最具文学华彩的篇章。在童年，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玩性重，但求知欲很强，胆子大，好怜悯。“在我光着屁股不怕羞的时候，我就跟五灶江粘粘糊糊地泡在了一起。”人和河流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文学往往把河流比作母亲。五灶江穿梭往来的农船、商船，还有婚嫁迎亲船，

都在马信阳看似平淡、物质有些匮乏的童年抹上了玄妙的色彩。岸上的蜻蜓、知了，河里的游鱼，都无可争辩地和马信阳结伴为伍。五灶江河埠头女人性感的美，让马信阳感受到世间的美好和风趣。马信阳写五灶江是动情的，也是地道的，连人们呼唤鸭子回舍寮的“嘹啾啾”声也写出来了。焉能不生动物？而凉棚厦下的各色人等各样手艺，也是马信阳观察人间情态最初的窗口。

凉棚厦是他祖父马礼全攒下的一大家业，虽然当年花行关闭了，但未尝拆除，它成了过往行人脚夫的歇脚之地，也成为小商小贩经营买卖的场所，从这里自然看到马家祖传的公义心公德心。这百年老楼现在成了马家路地标性的老建筑和人文记忆。马信阳笔下的凉棚厦就像周树人笔下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俨然成了马家路一带民俗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这本回忆录，这部传记文学，有文有史又有民俗，是三北非遗文化的珍贵实录。回忆录以真实为基础。作者多方询问求证，从方志档案家谱乃至走访口述中获取信息资料，去芜存真，所以经得起时间检验。同时，字里行间无不激荡着作者炽热的心跳，蕴含着浓浓的人性美人情美。这从作者对长辈亲戚以及公司同事的回忆中可以感知。他对二婶“毋相忘”的忏悔，让人动容不止。他真诚不伪的道歉或遗憾，可以看

出作者一颗裸露的心胸。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所以动人不已。回忆录作为传记文学，也鲜明地刻画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除了他的祖父、父亲、大伯，他的岳父，他的二婶子，还有邻居“孝顺豆腐郎”和他娶来的漂亮宁波女人，他们的儿子就是作者童年整天粘糊在一起的玩伴，他在走南闯北旅途中遇见的各色人，等等。人物刻画全用白描，栩栩如生，过目不忘。这又是这本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回忆录而取得成功的地方。作者描述企业发展过程，尤其是生产流程，并不枯燥反显得生动有趣，这又是作者熟悉业务又善于描述的看法本领，非亲历者莫办。这是一本写太阳企业成功的书，也是一本交代了几代人遭遇乱世、生不逢时历经沧桑的失败史。父亲马智成，慈溪乡镇企业乃至全国最早的开发者，但在当初他还是失败了，却屡败屡战。失败是失败者的墓志铭。所以这本书的扉页上悬空写着六个字：献给我的父亲。这位马家路上玉字地五灶江的儿子，已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这位当年的文学青年，走过了他的芳华岁月，历经艰难险阻。他办了一个太阳一样的好企业，如今又完成了一部好书。他和他的家族就是一本大书。此生，足矣！

芸窗札记

寒山道，拾得心

——诗词学会天台采风

丁迅华

远问苍穹问山河问世人。

山道石级蜿蜒，寒山子清瘦的身影影绰在这寒山之间。洞右侧壁沿有石床，铺毡被，让人们感觉隐，感觉居，感觉风露寒潮的涅槃。

庙而隐居，寒山子，你有怎样的抱守，怎样的僧境无奈，怎样的尘世绝望啊？

儒耶！他官宦人家之子，科举必由之路，又文章了得，中得进士想大有作为。四次中考，四次落第，原因是唐的关试的“相貌关”，那就是进士者要身形魁伟、相貌堂堂。他落第回家，兄责，妻冷落。一时心寒，挣扎煎熬，终于出家，隐居于寒山。科举卷了悒了，怀抱未竟赤心，遁隐寒山，自号寒山子。

山寒，山路寒霜蛇虫，冬雪夏雨。心寒，本来锦衣玉食，却是如此世俗之唾。

他说，“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腹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

仕途寒，虽大唐盛世，竟取士荒唐。现实是“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终究一场安史之乱发生，此时寒山35岁，风华正茂。也许那场动乱、杀伐，生灵涂炭，让寒山魂寒，又无力止戈。

佛耶！

身育佛心，胸藏人间温暖，眼里热望人间烟火，情里牵挂人民安宁和睦，笔间存美河山，他——只能选择了空灵山山地，以天地为家，在寒山石洞。选择了他行吟时的山壁，驱遣着他那支“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却是“朝朝红日暖，岁岁皆春光”的笔，在七十年间写下了三百零三首、他自己说的六百首诗偈。大概另三百首一时写在山崖石壁，年长日久湮灭了。岁月荒芜、湮灭，永存的是那诗。

那诗里，有寒山洞里望见的第一缕阳光，每日见到这缕阳光，寒山子肯定心里一丝温暖、一丝光明、一丝宽慰。

桦树又长新叶了，梅花又将一度了，春红又将在山岩灿烂灼灼，桃花又将十里，那三生三世的梦啊。你说：桃花欲经夏，风月催不待。访觅汉时人，能无一个在。朝朝花迁落，岁岁人移改。今日扬尘处，昔时为大海。

在诗里，有洞口所见一弯新月天如水，天心月满，华枝春满。你说——挂在青天是我心。

那是你的心：清明，纯洁，弥漫着圣光。

在诗里，有霜露渐渐，雪风飘来的寒与诗意。那雪落在松林，落在桦树，落在寒山石壁上，会是“千山鸟飞绝”吗？你是想回长安了吗？

道耶！

你本不为寿永，但吟咏中，多了自然对你的呵护，山木对给的春意，飞鸟为你鸣唱，鸣唱那山行的心。那是“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意出红尘、超然物外的情趣吧。

你思考道心，思考滋养了你的心灵，思考丰润着你的灵魂，思考着上与天穹对话，下与山水通灵。于是，与万物同化，长寿绵绵，生命寿享105岁。

又广发世界，甚至美国嬉皮士尊你为精神偶像，英国学者称你是“带着哲人面具的圣洁隐者”，日本更把你视为禅佛祖庭。

化缘的云游僧告诉我们，站在石洞口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峰，就像仰卧卧佛，在石洞某个位置可以拍到寒山洞洞口上檐与那卧佛五官一一对应。仔细看去，果然以一卧佛模样，眉发眼鼻栩栩如生。山岩石洞也会因为那隐逸的修行者的守望而随心变形，天随人愿吗？与大地青山同化而登山，该是道者终极追求。

行走寒岩七十年，寒山洞留下了你的体温，你的魂魄，你的思考的火花，你的笑声眉眼。儒、道、释，凝成你那颗赤子心。

你的讽喻，你的劝世，你的偈语，你的尘世观望，你的人间和合。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

再相逢，在那和合天，嘉禾地，童真心。

上林诗苑

光阴几何(组诗)

溪上

光阴的几何 观“光阴几何”画展

光阴的几何图形该如何描述？那些被记忆遗弃的时间它的残骸落在何处？直线，曲线，抑或折线被切线的部分掉落深渊或者成为灰烬的一部分

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充满断层大多数不知下落刻印并被记住的部分被调整或改造成新的可以接受的内容

或者，以绘画或音乐创作的方式重新定义，诠释过去的事件并使逻辑语境合理化因此，苦难可以拿来歌颂

岁月的更新并不会主动让人变得睿智人容易成为自身认识的囚徒在自己的认知茧房里作茧自缚

几多光阴，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光散落在星河里点点滴滴它并不具有指引方向的能力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物种

光影与线条，边界大过于模糊与不可名状光阴的几何解析在画面内外犹豫不决

老枝

我并不知道它的年轮有怎样的形状春天来临时，它并未复苏只是它曲张的臂膀依旧有力仿佛在表达一种不屈态度

流水发出不间断的声响它在巡回的路上反复一只白蝴蝶悠悠地晃过盛开的花朝向太阳无风自清

一角飞檐伸向湖中老樟树的枝桠间，木质鸟巢悬空轻音乐流水般地淌过石径我看到两条锦鲤游弋在石缝里寻找着刚刚落下的树叶

竹林在山脚下构建清风与流水一起追逐落叶的归途

风车

海塘只挡住贴着湖水的风海草紧紧地围绕塘坝朝着海涂的深处扩展领地以便可以第一时间与海鸥对话

风车举着硕大无朋的叶片向高空索要风的力量靠近潮汐的区间

可以得到海神的庇佑

潮起潮落之间海鸟率先领会风的意图它无视沉重的转轮所需要的空虚和静默直抵事物的本质

有时，它的转动不为人所控制流云和夕阳一起把它拽入黑暗与不可知的真相它谛视的是田野的无比广阔与生生不息的烟火

触手可及的星空

打开窗，灯火铺展着大地田野已远远地遁去路灯的光引领河流在暗处沉默以待星空触手可及——

琴声悠扬，手指在琴键上跳跃那些遥远到极致的星星眨着眼睛好奇于无垠的时空之维间被视为虚无的真理

黑暗统治的夜空中，灯光破开园子的一隅冬青围成篱笆它的影子将冬夜拉长车轮碾过沥青路面将星空装进闪亮的书页里

我伸出手，触摸虚无的夜空冷空气侵袭肌肤在阳台的花架上盆栽的春兰已露出花苞酝酿着把清香送给春天——“冬天来了，春天将不再遥远”

在东门岛，蔚蓝的天空里 传来明亮的鸽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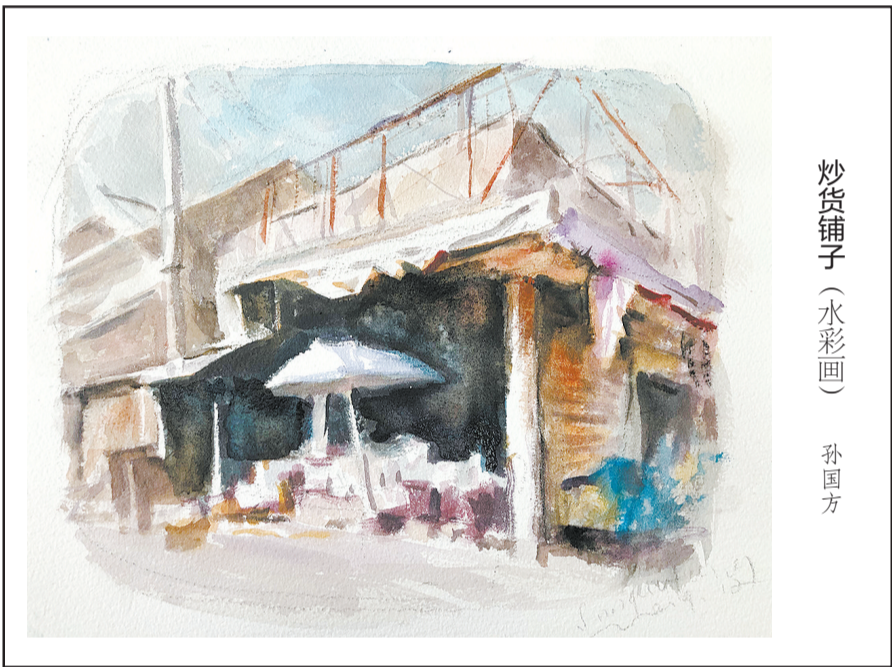
海神矗立高处，观照人世间的所有的因缘际会风浪经过，他不为所动台阶通往低处——那照亮一片海域的灯塔发出柔和的光，今所生见之物蔚蓝拢住所有的风暴

东临大海。我的目光穿透迷雾看清楚隐藏在浑浊海水之下的宏大叙事抽丝剥茧般分辨出那些得失是与非，并不能通过镜面的折射厘清问题的本质

错过台阶的脚，翻落磕开呼吸的门扉，断裂处需要时间的弥合，温暖的手和词语安慰人心，更生发情谊——

天空蔚蓝，鸽哨明亮我们并不匍匐于当下任何的修饰不足以形容举手投足间的温暖细节

归航，或者出发停靠在心灵港湾的渔船启程驶向另一片心海



炒货铺子（水彩画） 孙国方

诗词三首

胡国强

七律·重游天台后岸

重叩霜街石魄困，始丰溪岸雾凝珠。鱼梭冻月星文碎，苇立荒滩雪篆无。十里龙蟠作甲，一笈苔蚀壁成符。会心乍见炊烟起，早有春风到瓦厨。

七律·寒岩怀寒山子

寒岩寂寂锁春封，石锈遗文墨隐龙。宴坐苔龟电息定，神游泉冽鹤留踪。分炊漫煮千家月，联偈长吟万壑松。

谁解烟霞含笑去，白云闲载抱孤钟。

沁园春·天台山大瀑布

壁断长鲸，洞吼寒星，瀑撼九宸。看银河乍坼，崩珠坠斗；虹腰忽截，溅雪飞鳞。禹迹苔深，娲炉焰冷，漫卷晶帘昼夜昏。凭虚望，正苍龙蛰甲，素练垂云。空山万古嶙峋。任斑駁青霄蚀旧痕。叹戎军墨涸，曾濡剑魄；谪仙袍裂，尽化诗尘。霞客踪遥，放翁筇老，独有奔雷叩石魂。归樵指，道修真洞外，新月如娥。